

生/活/随/笔

一帘清风浸万物



宋燕

暮色四合，微风渐起。我闭上眼，任风缓缓流过耳畔。有时候我疑心那根本不是风，而是绵长的时光。

屋外有一片青竹林，细密，苍翠，站在二楼书房的西窗之下，伸手可及。母亲几次说找人砍了去吧，因为这竹林，即便是在酷热的夏季亦令人觉得冷寂……古人说留待残荷听雨声，而我，留一片竹林，只为风起。

风是时光的河流。苍翠的竹叶被风冲刷、洗涤，渐渐地变黄、萎谢、凋落，再与尘泥融为一体。春风生、夏风长、秋风落……至于冬风，那是更加宽厚的怀抱，揽万灵入怀，让它们沉睡、酣眠。只待来年春风起时，再一次萌动发芽，年复一年，岁序更替。

因为有了风，我便喜欢坐在翠竹掩映的西窗之下乘凉。现代的空气，关门闭户，斗室一方，仿佛为了贪恋那仅有的一点凉意，便可与全世界割裂。乘凉却不一样，打开门窗，让天地间的风穿堂而过，即便那风还散发着暑气。可是窗外明月朗照，绿影婆娑，耳畔微风轻拂，万籁沉吟，便觉人不过这天地万物中的其中之一，终归你来我往，岁月长情。

祖父健在的时候，家里的青石天井里，种满了花。夏夜里，一家人在天井里乘凉。温柔的晚风，像是天边一抹清澈的月光，轻轻地掠过五彩的野蔷薇的藤蔓。金银花开成一面碧绿的墙，洁白的夜来香含苞待放……幽远的墙脚，传来夏虫浅唱，吱吱吱，像是天上闪烁的繁星，亦像滴滴答答不停奔忙的时钟的声响……夜更深的时候，我在天井里的竹床上酣睡。半梦半醒之间，只觉得身下的蚊香升起袅袅紫烟，身边的夜来香轻轻绽放。花香与蚊香的味道交织缠绵在一起，随着夜风，穿过我的发梢，浸透我的肌肤，再融入我的血脉。

时光无心，清风有情。很多年以后，我依旧喜欢种一盆洁白的夜来香，依旧习惯在夏夜里点一盘最为老式的绿色的蚊香，晚风轻吹，幽香入怀，所有过往，就这样直楞楞地扑面而来。风起、香涌、心动……

纱窗里，祖母穿着干净的竹布衫在灯下写字。一页宣纸，皎白轻柔，如一片微凉的风。祖母凝神静气，点撇横捺，起承转合，玲珑的蝇头小楷，像是开在清风中的点点繁星。祖父立在祖母的身边，一边摇着蒲扇，一边为祖母磨墨。青石的砚台上留下圈圈墨痕，祖母的笔下便仿佛有了碧波微澜。祖母写：“亭亭山上松，瑟瑟谷中风。风声一何盛，松枝一何劲……”祖父的蒲扇一摇一摇，摇落天边繁星如雨。转瞬，又就将这些如星子般璀璨，又如冰雪般明净的句子，摇进了我的心底。从此知道，诗词有魂，翰墨有香。

夏日的黄昏也常常下雨，或是急风骤雨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或是有条不紊，从黄昏到天明。我喜欢那些噼里啪啦的雨声，像是珠玉散落，亦像素手裂帛。有时候隔窗观雨，看那天地间风起云涌，草木翻卷，雨打残荷，仿佛天地裂变，万物重生，让人有一种不可言说的喜悦。云是静默的风，雨是坠落的云。这世间草木之味、书墨之香，万物之灵全都消融在这天地间的一帘清风，半窗烟雨和满天白云之中。

在一个夏日的黄昏，和朋友相约去看大足石刻。我喜欢夏天，因为阳光那么炽热，让世间一切都那样的清晰可鉴，我也喜欢黄昏，因为暮色那么温柔，让天地万物都变得脉脉含情。和朋友手牵手站在崖壁上的佛像前，被风化的佛像上零落地留有青苔的痕迹，崖壁上亦有草木葳蕤。放眼远方，天之尽头，夕阳西沉，霞光四起，清风徐来。仿佛走过如日中天的繁华，唯有这习习晚风，为佛像镀上了一层柔和的金光。我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再缓缓地吐出。呼吸如风，吐气如兰。我确信，那深深的呼吸里有着石佛上青苔的幽玄之味。

祖父晚年多病，家里的灶台上便常常熬着药。眼见那白色的蒸气徐徐升起，药香四溢，染满祖父素白的衣襟。祖父说，那罐子里，所有的药材皆是萎谢的生灵。譬如那开了满墙的金银花，那五彩斑斓的野蔷薇，或是夏日浓荫下蝉儿留下的蜕……深褐色的药汤，有大地之色，苦寒之气。这世间生灵，活着的时候，以声色滋养人的灵魂，而今死去，却又以身体医治人的肉身。

清明节，为祖父祖母上坟。春暖花开，艳阳高照的时节，跪拜于先人的坟前，点烛、焚香、化纸，突然微风轻起，一片刚刚焚过的纸，随风而去。我一抬眼，却看见，祖父祖母的坟头竟然开满了金色的小黄花，它们随风起伏，一明一灭，像是开在清风里的满天星辰。这些花，开在尘泥里，也终会如祖父祖母一般，融入这尘泥里。

猛然觉得这天地之间，草木、飞鸟、走兽或是凡人，原本并没有那样的泾渭分明。我们共大地，同蓝天，只待清风徐来，化去我们所有形骸，最后，留下一片透明洁净的灵魂。从此，天地归一，万籁俱寂！

(作者单位：重庆市电力行业协会)

风/物/记

广东炒粉



何真宗

广东炒粉，是广东的一道名小吃，广东人的家常便饭。乡下农家，街头饭店，高档酒楼，不管早餐午餐，晚饭夜宵，席上都能见到广东炒粉。那场景，那气氛，啧啧，不摆了。

我曾客居广东18年，从万州到广州，从深圳到东莞，从东莞到广州，从广州回到万州，广东炒粉是一条长长的挂念，饱含着深情的记忆。

上个世纪90年代初，高考落榜的我汇入浩浩荡荡的打工潮，几经奔波与折腾，我来到了深圳。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，川流不息的街道，如火如荼的工地，高楼林立的厂房，流动着他乡游子的梦想。我与数百万打工仔一样，忐忑不安却又义无反顾地在陌生的城市与工业区寻找自己的方向。日晒雨淋，风餐露宿，食不果腹，夜不能寐。而路边上的一声声“广东炒粉”的叫卖声让我直流口水。也正是广东炒粉的存在，让我平安地走过了近三个月的寻梦路。

“广东炒粉，五毛钱一份！”这声声叫卖，叫出我内心的无奈。此时我已流浪两个多月了，身无分文，一无所有，满身疲惫，闻着路边炒粉的香味，总是热泪盈眶。我走到卖广东炒粉的老板面前，欲言又止。老板一眼看出我的心思，毫不犹豫地递给我五毛钱一份的广东炒粉。我狼吞虎咽，顿时觉得这是天下最好吃的一顿饭。

有志者，事竟成。我坚持着自己的小梦想，终于在东莞虎门找到了一份工作。工厂没有早餐吃，我又只能吃路边的广东炒粉。广东炒粉分炒米粉和炒河粉，两种都可加鸡蛋或加瘦肉炒。当然，五毛钱一份的广东炒粉是素粉，营养是少了点，但味道一样香。

“走，出去拍拖！”拍拖，就是谈恋爱。而我们这些打工仔只认为是交朋友，心无杂念，心思清静。我喜欢写作，经常把打工的故事和对故乡的眷恋写成一行行诗句，与工友们一起分享。他们也习惯性叫我“打工诗人”。交朋友，连的是心，交的是情，吃的是广东炒粉。那时在打工人群中流传一句话：“请吃一顿广东炒粉，就可以拍一回拖。”

在工厂打工五年后，我被报社编辑推荐到某部门当文书、搞宣传。工作环境好多了，带厕所的单人宿舍还有席梦思床。这在很多打工仔眼里，我已是混到天花板级别了。而我居安思危，不懈怠，不折腾，不放弃，硬是把交通安全宣传工作搞得有声有色，连续九年获评先进材料员或优秀通讯员。

再后来，我做过多种岗位的工作，去过许多地方，广东美食尝了个遍。然而，广东炒粉仍然是我记忆深处的美味佳肴，有辛酸味，也有幸福味。“老板，来一份广东炒粉，加鸡蛋！”这亲切的呼唤声，浓缩了我十八年的打工岁月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

城/市/漫/记

巴中与巴渝

李树财

好友是巴中人，经常与我畅聊其故乡，我感觉四川巴中与重庆巴渝在人文乡土上“志趣相投”之处甚多，蛮有意思。

巴文化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中极为重要的区域文化，是秦巴地区人民的精神家园、情感纽带和身份认同。“巴”的地域范围大体包括今天的湖南、湖北、陕南、四川、重庆、云南、贵州等部分地域，而重庆、巴中等地正在其辖境之腹心。唐代史学家杜佑在《通典·州郡五·清化郡》卷175巴州条下云：“巴州，今理化城县（今巴中市），古巴国。秦、二汉，属巴郡。”又在《通典·州郡五·南平郡》卷175渝州条下云：“渝州，今理巴县（今重庆市），古巴国。”文献记载巴中、重庆都曾被称为“古巴国”，大有不分伯仲之势。

巴中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中心，重庆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所在地，是红岩精神的发祥地。1934年6月，红四方面军第33军从巴中进驻城口，在城口成建制建立苏维埃政权，传播革命真理，播撒革命火种，留下了光辉的战斗足迹。因为红军，巴中与重庆紧密相依；因为红色，重庆与巴中一脉相连。

渠江是长江支流嘉陵江左岸的最大支流，渠江干流流经巴中、达州、广安，于岳池出境进入合川汇于嘉陵江。一条江河，总会见证流经地域的兴衰演变、岁月沧桑，哺育沁润这片土地的厚重人文、绚丽风姿。巴中在渠江首，重庆在渠江尾。千年来两地先民，共饮渠江水，滋养手足情，这份情缘亘古不变。

光雾山红叶节于每年10月至11月举行。红叶是光雾山风景名胜的一大独特生态景观，600多平方公里为集中连片红叶景观。巫山红叶节于每年11月下旬至12月举行，红叶是巫山旅游的亮丽名片，巫山县境内有近200个红叶品种，近20万亩分布于长江沿岸，形成独特的三峡美景。红军故乡、红岩精神，红叶节——“红红写丹心，叶叶舞精神”，无疑，红叶节将两地红串成一片中国红！

巴中好友对故乡如数家珍，深情依恋，让人感动。不由想到，故乡的哺育，影响深远。人文乡土是祖国历史大河的支流。爱祖国从爱乡土开始，家乡辉煌的过去、灿烂的文化是桑梓情怀最基本、最炽热、最深沉、最持久的力量，是傲立于广袤沃土最大的底气和滋养。

(作者单位：重庆城市职业学院)

诗/绪/纷/飞

伫望秋天



施迎合

带着一种难以摆脱的渴望
站在绿色的山冈伫望秋天

此刻，沿着那些延绵起伏的稻浪
和原野上稀疏飘散的落叶
我仿佛听到秋风正吹响金色的哨子
掀动些耐看的景致
深深浅浅地向我们勾勒出
美的韵味和季节的金黄

是啊，有谁不企盼收获的日子呢
当我们伫望秋天感受阳光的亲近
思绪总会情不自禁扇动翅膀
翱翔于朗朗晴空，翩跹于层层密林

去尽兴领略秋高气爽的美妙风光

或跳跃于枝头赏佳果红透
或起舞于秧田品稻菽飘香
或变一片落叶归隐泥土
或化一朵金菊盛开芬芳
呵！秋天多像一只五彩缤纷的花篮
骄傲地呈现丰硕
展现生活鲜美的模样

深深地凝视，久久地向往吧
我们渴望秋天，秋天召唤我们
去播种，去采摘
去阳光照耀的秋野放飞金色的希望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